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5

門號 口 12
3276
卷 5

清儒學案卷八

船山學案

天津徐世昌

船山生當鼎革隱居求志四十餘年是以成書最富平生爲學神契橫渠羽翼朱子力闢陸王於易根柢最深凡說經必徵諸實盛鑒毋陋囊括百家立言胥關於人心世道在清初諸大儒中與亭林梨洲號爲鼎足至晚季始得同祀廟廡昭定論焉述船山學案

王先生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更名壺晚歲仍用舊名衡陽人父朝聘明副榜貢生以眞知實踐爲學謂武夷爲朱子會心之地自顏書室學者稱武夷先生兄介之舉人國變後隱居不出著有周

易本義質詩經尊序春秋四傳質諸書先生少負雋才讀書十行俱下年二十四與兄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癸未流賊張獻忠陷衡州先生避匿南嶽賊執其父以招之乃自縛面刺腕舁往易父賊見其徧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明亡唐王聿鍵建號隆武使何騰蛟堵湖南北各不相能先生走湘陰上書於司馬章曠請調和以防潰變不聽及清兵下湖南先生方居父憂次年與管嗣裘舉兵衡山戰敗赴肇慶堵允錫瞿式耜交章論薦先生疏請終制桂王嘉許之庚寅服闋至梧州授行人司行人三上疏劾內閣王化澄化澄將藉端構陷乃移疾乞假往依式耜於桂林聞母病閒道歸至則已歿知事勢終不可爲遂決計巖穴其後漫游浯溪郴州耒陽晉寧漣邵之間所至人士慕從者衆輒辭去最後歸衡陽得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土室名曰觀生居杜門著書蕭然自得康熙三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先生之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而淵源尤在正蒙一書其所爲注究觀天人之故推本陰陽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繹而暢衍之與自著思問錄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至其扶樹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誤者甚峻治經於易致力最深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莊之旨言必徵實義必切理其說諸經於考據求義理後來經學專家矜爲創獲者或爲先生所已言其論史每有特識開拓學者心胸至黃書噩夢諸編經世之略可見一斑身既終隱不爲世知乾隆中始採訪及之得以著錄四庫國史入儒林傳道光閒始有刊本旋燬於

兵燹同治初年始重刊行其學乃大顯所著周易內傳六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考異一卷叶韻辨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稗疏一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說文廣義三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永歷實錄二十六卷蓮峯志五卷張子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外篇二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莊子通一卷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一卷詞三卷詩繹一卷夕堂永日緒論二卷南窗漫記一卷並其他雜著都二百八十八卷總曰船山遺書又有尚書考異四書訓義四書稗疏書光緒三十三年從祀文廟參王敔撰行述　潘宗洛撰傳　余廷燦撰傳　唐鑑學案小識

劉毓崧撰年譜　四庫全書提要　先正事略

案大學衍中庸衍全載朱子註而爲說衍之先生自言大學衍二篇本屬專書後撰禮記章句乃歸入其中與全編體例不一今專採之仍題原名

大學一書有鄭氏禮記傳本其序次倒亂朱子因程子所定而更爲此篇蓋諸經之傳皆有錯闕而禮記爲尤甚讀者以意逆志而察夫義理之安以求通聖人之旨非爲鑿也是篇按聖經之文以審爲學之次第令學者曉然於窮理盡性守約施博之道可謂至矣愚謂十傳之文鱗次櫛比意得而理順卽令古之爲傳者參差互發不必壹皆如此而其命意則實有然者得朱子爲之疏通而連貫之作者之意實有待以益明是前此未然

而昉於朱子固無不可之有況禮記之流傳舛誤鄭氏亦屢有釐正而不僅此乎是篇之序萬世爲學不易之道也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學復亂蓋其所從入以釋氏不立文字之宗爲虛妄悟入之本故以章句八條目歸重格物爲非而不知以格物爲本始者經也非獨傳也尤非獨朱子之意也既不揣而以此與章句爲難乃挾鄭氏舊本以爲口實顧其立說又未嘗與鄭氏之言合鹵莽滅裂首尾不恤而百年以來天下翕然宗之道幾而不喪世亦惡得而不亂乎其以親民之親爲如字者則亦釋氏悲愍之餘瀋而墨子二本之委波至於訓格爲式則又張九成與僧宗杲之邪說而已其徒效之猖狂益甚乃有如羅汝芳之以自謙爲遜讓者文義不通見笑塾師而恬不知恥斯其道聽塗說而允爲德之棄固人心之所公非不可誣已大道之

必有序學之必有漸古今之不能違也特所謂先後者初非終一事而後及其次則經傳章句本末相生之旨亦無往而不著王氏之徒特未之察耳若廢實學崇空疏蔑規矩恣狂蕩以無善無惡盡心意知之用而趨入於無忌憚之域則釋氏之誕者固優爲之奚必假聖賢之經傳以爲盜竽乎今因章句之旨而衍之如左以救什一於千百能言距楊墨者則以俟之來哲

格物致知補傳　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

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爾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可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覩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者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矣不得不處矣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洗洋自恣未有不蹶以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眾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於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冥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耿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無所忌憚以希冀不勞而坐致聖賢者翕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閒猶不違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端而所畜

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諼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辯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正心修身章　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其弊也爲克伐怨欲之不行而不足以仁其流且爲異端之狂心乍歇而卽爲菩提欲正其心而不能誠其意其弊也爲非不悅道而力不足大本旣正雖有過而不流於邪故自正心而益求之意知爲善之至而自誠意以進於正心修身爲大學之本抑嘗推而論之經傳曰正章句曰敬蓋亦稍殊矣而非殊也敬者正之功也正者敬之事也敬者敬所正也正者敬以正也而後正無怠忘勉强之病敬所正而後敬非惺惺亡實之迷聖學異端之大界在正不正而學者醇疵之別在敬不敬要諸至善則敬而正之其實一也乃淸熙以後之學者於存養之功未有得焉而不能篤信正心之有實爲之說曰心之體如太虛曰湛然虛靜如鑑之明曰四者不能無而亦不可有曰如鏡未有象方始照見事物則疾叛師說墮於釋氏之支說甚矣夫其所謂太虛者吾不知其何指也兩間未有器耳一實之理洋溢充滿吾未見其虛也故張子曰緼太虛實有天之名天者理也氣之都也固非空而無實之謂也旣與其言太虛者不侔則彼所謂

太虛者得之佛老而非君子之言審矣其曰如鏡未有象不有四者故四者有而不失其正則正傳之所謂不得者爾得之爲言豈僅不失之謂哉惟鏡本無象故妍當前而媸當前而媸無有正而隨物以移然則逆吾者當前而忿懥憂懼順吾者當前而好樂交焉則盡人而無不然者而奚以爲君子之正乎惟鏡本無象妍當前而失天下之媸媸當前而失天下之妍一影蔽之更無自體相映非實兩無所喻則亦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甘苦皆茹而固不知味是正所謂心不在而無所施其修者也莊周謂之止水佛氏謂之大圓鏡智乃以是言大學正心之功不已謬乎至其云不能無而亦不可有則確爲了無實義之戲論釋氏以此立啐同時一見不再之轉語玩天下於光景之中學於聖人之門者如之何拾以自誤而惑人也嗚呼正心之學不講久矣朱子明言知誠意而不知存心之弊以防學者之舍本而圖末重外而輕內以陷於異端乃一再傳而其徒已明叛之而不知又奚況陸子靜王伯安之徒不亟背聖教以入於邪哉然正心之實功何若孔子曰復禮中庸曰致中孟子曰存心程子曰執持其志張子曰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敬以直之學者亦求之此而已矣

中庸衍

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學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夫程門諸子之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

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然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迹而忘其眞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事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亳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郛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末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强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迫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繇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駭儒淫邪之說亦尚息乎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凡三十二章

第一章　所不睹者所不睹耳非無所睹也所不聞者所不聞

耳非無所聞也遇物而感觸意而興則睹之聞之獨知之幾也萬事萬物之理持於心而不忘不待睹聞而後顯見此則所謂所不睹所不聞也戒愼恐懼者持其正而弗失之謂此卽大學之所謂正心也敬畏以言其功爾無所睹聞而有所敬畏蓋赫然天理之森著矣蓋嘗論之遏人欲者物誘欲動而後能施其遏物之未搆欲之未動不睹姦色而豫擬一姦色以絕之不聞淫聲而豫擬一淫聲以遠之徒勞而無可致其功未有能濟者也且盡古今之爲學者純疵利鈍之不一未有如是之迂謬以爲功者也惟夫天理之本然渾淪一理而萬殊皆備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君子見其參前而倚衡聖人見其川流而敦化至大而不易舉也至密而不易盡也至變而不可執也非豫存諸心而敬畏以持之則物至事起雖欲襲取以爲義而動乖其則此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不待既睹其形既聞其聲乃以揀是非而施戒懼者也君子之道至此而至矣爲異端者未有能與焉者也不知有此乃始求之於感應求之於緣起陷溺終身而不拔不亦宜乎

第二章　此章之義中爲體和爲用存養爲主省察爲輔體用主輔合一以爲道而內外本末歷然自分聖學所以爲萬善之統宗而非異端之所可冒也章句之開示切矣世教衰邪說逞於是而有併戒懼於愼獨以蔑存養之說者出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見爲過者豈能過哉不及而已矣一念之起介然有覺是非粗辨梏亡者亦有之也未之感應天理森然萬物皆備非君子莫之能得也念之始萌是非甚細權衡之審卽念而明非君子莫之能著也未嘗實致其力於

靜存之學則茫然無得因其未得不信君子之有乃據一念介然之覺以爲極致是其不及者遠矣而自謂能過於君子之道不已誕乎且惟然而其所謂介然之覺是非之果辨與否焉吾不能保也捭其乘天機之未泯以爲介然之覺者自謂獨知而天下之人則已如見其肺肝也故人欲之不可肆鄉黨自好者而知之矣佛老而先知之矣卽夫縱欲敗度而思返者亦知之矣非特知之且遏之矣乃佛老之知之無殊於縱欲而疲者之知之也則惟其無大本存焉而聽志氣之息以斂者也迨志氣之疲而乃知人欲之非所當逐焉故曰人已見其肺肝而始有介然之覺也則專言愼獨者蓋終身而未嘗有其獨也於是爲邪說者益叛而爲遁辭曰獨者無對之體是不與非對善不與惡對已不與物對事不與理對卽吾性也則其竊佛氏眞空不以至於終身之閒求其痛癢之自知乃至一念而不可得信乎終日言獨而不知何者之爲獨而況可得而愼乎斯所以昏然長迷爲鮮能之民而終之以無忌憚故曰其不及者遠矣奚過之有哉

第二十七章　存心之屬正心誠意也致知之屬致知格物也此大學中庸合符之教也去私意之蔽而涵泳其所已知正心也去私欲之累而敦篤其所已能誠意也蓋心未感發欲固未萌所正者正其私意之偏耳已知而涵泳之程子所謂持其志者於意之發必允蹈之一於善也析理曰知未有事之辭而理則可知也事卽物也格物者非記誦詞章區區於名物象數之

迹窮年不殫亦身所有事之物必格之也日知其所未知析理益精知之至也節文日謹慮事益察物之格也故下云入德之方卽程子所云初學入德之門

第三十三章　無聲無臭之中有載焉天之所以爲天也川流之小德敦化之大德澈於無聲無臭之中而無閒也無聲無臭而載存焉斯以爲至矣非以無聲無臭爲載而可謂之至也嗚呼世教衰邪說興而無聲無臭爲載之害烈矣嘗試嗒然而居頹然而休息之微殆至於無息念之生乃幾於無生於斯時也吾之與天地萬物相酬酢者不得其端而皆爲瓦合矣則天地萬物之森然者不得其端而幾疑爲吾之妄見矣則吾之視聽言動歘然而興罄然而止者亦莫得其端而幾疑爲氣機之驅使矣至於此而蔑以加矣至矣故爲佛老之說者自謂其至而無可復尚也於是儒之駭者竊其說而文之以爲無善無惡之體徧乎心意知而恆一者亦謂其至而無可復尚也此以爲至則頑石至也浮雲至也疲牛之休於蔭奔馬之息於櫪至也道殣之委於塗殪獸之靡於邱至也紂酣於酒池之旁跖寢於既且之後至也於是知其窮而又爲之說曰吾將以是應天下感而應如而施而無不各得則無不至矣然而不得其理者不可勝計也蓋其欲不以成心爲師而師其所自感則亦師耳之聽目之視而已矣耳目者小體也嗜欲之役而聲色之黨也繇是而狂蕩滅裂之行倡天下乃疾叛其君親而偷以自便此邪說誖行生心害政之本原惟無之一言以爲其藏可勿懼哉

周易內傳發例

伏羲氏始畫卦而天人之理盡在其中矣上古簡樸未遑明著

其所以然者以詔天下後世幸筮氏猶傳其所畫之象而未之亂文王起於數千年之後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心得卽卦象而體之乃繫之彖辭以發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繇周公又卽文王之彖達其變於爻以研時位之幾而精其義孔子又卽文周彖爻之辭贊其所以然之理而爲文言與彖象之傳又以其義例之貫通與其變動者爲繫傳說卦雜卦使占者學者得其指歸以通其殊致蓋孔子所贊之說卽以明彖傳象傳之綱領而彖象二傳卽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卽伏羲氏之畫象四聖同揆後聖以達先聖之意而未嘗有損益也明矣使有損益焉則文周當舍伏羲之畫而別爲一書如揚雄太玄司馬君實潛虛蔡仲默洪範數之類臆見之作豈文周之才出數子之下而必假於羲畫使有損益焉則孔子當舍文周之辭而別爲一書如焦贛京房邵堯夫之異說豈孔子之知出數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繇此思之則謂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從贖世不知年代之餘忽從畸人得一圖一說而謂爲伏羲之易其大謬不然審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焉嗚呼安得此大亂之言而稱之哉此蓋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貪名幸利畏禍徼福之邪心詭遇之於錙銖之得喪窺伺其情乃侮聖人之言違天地之經以矜其前知而學者因襲其妄以之言微言大義之旨如元亨利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類竟以先聖通志成務窮理盡性之制作爲火珠林鬻技之陋術易之所以繇明而復晦也篇中如此類者不得已廣爲之辨卽象見象卽象明爻卽象爻明傳合四聖於一軌庶幾正人心息邪說之意

云
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洛書別於洪範篇中詳之而河圖者聖人作易畫之所取則孔子明言之矣八卦之奇偶配合必即河圖之象聖人會其通盡其變以紀天地之化理也明甚乃說河圖者但以配五行而不以配八卦不知曠數千年而無有思及此者何也故取則於河圖以分八卦之象使聖人則圖以畫卦之旨得著明焉說詳繫傳第九章其以五行配河圖者蓋即劉牧易洛書爲河圖之說所自出易中並無五行之象與辭五行特洪範九疇中之一疇且不足以盡洛書而況於河圖篇中廣論之其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尤不知其何見而云然先儒但沿陳說無有能暢言其多少生成之實者不知何一人言之而數千年遂不敢違邪易則文王周公孔子也洪範

則禹箕子也四聖一仁會不如何一人之分析五行多寡之數弗究其所以然橫空立論而遂不敢違邪本義於大衍章推大衍之數出自河圖大衍筮法之本也筮所以求卦卦立而後筮生筮且本於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況於卦筮則圖而卦之必先則於圖也愈明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不全用者筮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數非人事所克備也天地之廣大風雷之變動日月之運行山澤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與謀者五位之體天體也人無事焉則筮不及焉故筮惟大衍以五十而虛其體之五雖曰聖人法天而德與天配而豈能盡有其神化哉必欲盡之則惟道士之吐納風雷浮屠之起滅四大而後可充其說非理之所可有道之所可誣也故筮虛五位之一而但用五十也至於因圖以畫卦則以肖天地

風雷水火山澤之全體大用該而存焉圖之象皆可摩盪以成
象圖之數皆可分合以爲數而五位五十有五參伍錯綜而後
八卦以成故圖者卦之全體而著策者圖之偏用卦與筮理數
具足於圖中若但於筮言圖而圖則別象五行無與於卦是得
末而忘其本矣聖人則圖以畫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
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錯焉六十四象無不可按圖而得矣
或曰因五位十象而成六十二卦可也若乾六陽坤六陰圖則
陽之象一三五七九象止五陽陰之象二四六八十象止五陰
何從得六陽六陰而取則哉曰天之垂象也不一其理聖人之
則天也不一其道故曰其爲道也屢遷河圖中外之象凡三重
焉七八九六天也五十地也一二三四人也七九陽也八六陰
也立天之道陰與陽俱焉者也至於天而陰陽之數備矣天包

地外地半於天者也故其象二而得數十五猶未歉也人成位
於天地之中合受天地之理數故均於天而有四象然而得數
僅十視地爲歉矣卦重三而爲六在天而七八九六皆剛而又
下用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而六陽成地五十皆陰五剛也剛亦陰之剛
又用天之八六人之二四而六陰成此則乾坤六爻之象也一
二皆陽也乾虛其一而不用者天道大備乾且不得而盡焉非
如地道之盡於坤也是知聖人則河圖以畫卦非徒八卦然也
六十四卦皆河圖所有之成象摩盪而成者故曰聖人則之
秦焚書而易以卜筮之書不罹其災故六經惟易有全書後學
之幸也然而易之亂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連
山歸藏二家雜占之說猶相淆雜如春秋傳之繇辭多因事附
會而不足以垂大義而使人懼以終始孔子贊而定之以明吉

凶之一因於得失事物之一本於性命則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於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講習技術之士又各以其意擬議而詭於情僞之利害漢人所傳者非純乎三聖之教而秦以來雜占之說紛紜而相亂故襄楷郎顗京房鄭玄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盡棄其說一以道爲斷蓋庶幾於三聖之意而弼學本老莊虛無之旨既詭於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則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爲天人之蘊所昭示於天下者而何可忘邪然自是以後易乃免於鬻技者猥陋之誣而爲學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雖與弼異而所尚略同蘇氏軾出入於佛老徹與弼均而間引之以言治理則有合焉程子之傳純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務之理而無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之神張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遺其體潔靜精微之妙以益廣周子通書之蘊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約而未嘗貫全易於一揆也朱子學宗程氏獨於易焉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專言象占謂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幾言精義言崇德廣業者皆非義文之本旨僅以爲卜筮之用而謂非學者之所宜講習其激而爲論乃至擬之於火珠林卦影之陋術則又與漢人之說同而與孔子繫傳窮理盡性之言顯相牴牾而不恤繇王弼以至程子矯枉而過正者也朱子則矯正而不嫌於枉矣若夫易之爲道卽象以見理卽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卽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統四聖人於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於一原則不揣愚昧竊所有事者也

昔者夫子既釋彖爻之辭而慮天下之未審其歸趣故繫傳作

焉求象爻之義者必遵繫傳之旨舍此無以見易明矣傳曰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明乎爻之必依於象也故曰象者材也爻者效也材成而斲之在車爲車輪輿皆車也在器爲器中邊皆器也各效其材而要用其材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舍其同歸一致而殊塗歧而慮詭於理雖有卮言之不窮猶以條枚而爲棟梁析豫章而爲薪蒸材非其材烏效哉說易者於爻言爻而不恤其象於象言象而不顧其爻謂之曰未達也奚辭易之辭簡而理微舍其同歸一致而叛離以各成其說簡者莫能辨也微者可移易而差焉者也則亦可詭遇以伸其說而爲之言曰爻自爻也周自周也孔自孔也則亦終莫之悟也今以略言之乾惟具四德故雖在潛而德已爲龍他陽之在下者莫能擬也勿用者以養其元亨利貞之德也坤惟喪朋而後有慶故上六處西南極高之位以得朋而疑戰屯惟利建侯而勿用攸往故九五之膏屯而委其利於初九蒙惟瀆則不告以貞爲吉故六三以近昵而爲不貞之女推此而求之象爲爻材爻爲象效以象之經求爻之權未有不鍼芥相即者也至如履象不咥人而六三咥者舍其說以應乾之純德而躁以進也而象已先示以履虎之危機同人享於野而六二於宗而吝亨者在陽而吝在陰兩相同而得失固殊也豫建侯行師之利九四當之非餘爻之所能逮咸備三德而爻多咎吝以利在取女以順而妄感皆非繇其所以異觀其所以同豈特思過半哉爻之義無不盡於象中而何讀易者弗之恤邪篇中以爻不悖象爲第一義故破先儒之說而不敢辭其罪釋經者得句而忘其章得章而忘其篇古今之通病也近世姚江之徒拈單辭片語

以伸其妄皆此術爾亦釋氏離鉤得魚之淫辭而君子奚取焉

卦變者因彖傳往來上下進行內外之旨推而見其所自變也

夫子作彖傳於畫卦已定卦象已備卦德已見於彖辭之後而

得其理焉明此卦之所以異於彼卦者以其爻與位之有變易

也蓋自天化而言之則萬象不同之形體大化不齊之氣應各

自爲道而非由此而變彼而以人事之同異得失言之則陰陽

各自爲類而其相雜以互異者惟緜情之動而往來進退於其

間數有參差則性情功效之臧否應違以殊非忽至無因乃其

推移之際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彖傳之以卦變言者十五隨

曰剛來而下柔蠱曰剛上而柔下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賁曰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曰柔上而剛下恆曰剛上而柔

下損曰其道上行益曰自上下下漸曰柔得位渙曰剛來而不

窮皆三陰三陽之卦故古注以爲自否泰而變而先儒非之謂

乾坤合而爲否泰豈有否泰復爲他卦之理程子因謂皆自乾

坤而變然此二說相競以名之異而非實之有異也若汎言自

乾坤而變則六十二卦皆乾坤所摩盪而成若以隨蠱之屬剛

柔之上下言之則所謂自乾坤變者亦下乾上坤下坤上乾之

謂從三畫而言則謂之乾坤從六畫而言則爲否泰其實一也

三畫之乾坤或成象於內或成象於外各從其類而不雜者則

爲否泰離其類而相雜則爲隨蠱以下十八卦純者其常雜者

其變故否泰非變而餘卦爲變故彖傳之理多以否之變爲得

泰之變爲失玩傳自見其義不當疑否泰之不足於變也變者

象變也象不成乎否泰即其變非謂既否既泰而又變爲他也

以揲蓍求之其理自見乃若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

畜曰剛上晉睽鼎皆曰柔進而上行則又非乾坤也非否泰也无妄者遯之剛自外來也大畜者大壯之剛上也晉者觀之柔進五也睽者大畜之柔上進也鼎者巽之柔上行也此又一義爲遯爲大壯爲觀則陰陽雖畸勝而猶從其類亦純象也爲无妄爲大畜爲晉則雜也惟睽爲大畜之變其義稍遠而鼎革爲巽離之變又別爲一義要此諸卦皆相雜而難乎取象變易之極非固然之體撰則有彼卦稍有移易而又別爲一道之理從其變而觀之以審進退升降於幾微窮人情物理之致易之所爲屢遷而憂其介也若上下秩然而成章陰陽相比而定位則道之常也象之有定也不復論其變矣乃朱子謂一卦而六十三卦皆可變其說本自焦贛贛之爲術博衍著策九六變動而爲四千九十六之占辭繁宂重複而究不足以盡天道人事無窮之理數以爲憂悔吝而補過之明鑒姑不具論即其所云變者以筮法動爻言之非謂卦之固有此也且如賁之豕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言賁也非賁泰也周易啟蒙謂六爻不變則占本卦彖辭是賁之豕非以占泰二上兩爻之變也明甚惡得謂一卦之變六十四卦乎此焦氏之說與啟蒙固相矛盾矣之何曲徇而兩存之也一卦而六十三變春秋傳有其文蓋夏商之季易道衰而筮氏以其小智爲游移不定之占以求億中文王演周易盡廢日者之術歸之易簡孔子所傳者文王之易焦贛所演者夏商日者之易而以日者之術亂之奚可哉篇中於隨蠱卦言泰否之變无妄大畜晉睽鼎革各殊其說玩爻象而宗二聖之指不知其餘也

大象之與彖爻自別爲一義取大象以釋彖爻必齟齬不合而

强欲合之此易學之所繇晦也易以筮而學存焉惟大象則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於筮蓋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樂天知命而不憂以俟命則卦有小有大有險有易有順有逆知其吉凶而明於憂患之故吉還其吉凶還其凶利害交著於情僞之感以窮天化物情之變學之道雖寓其中而固有所從違以研幾而趣時所謂動則玩其占也夫學易者盡人之事也盡人而求合乎天德則在天者卽爲理天下無窮之變陰陽雜用之幾察乎至小至險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義窮其理但爲一陰一陽所繼而成象者君子無不可用之以爲書存動察修已治人撥亂反正之道故否而可以儉德辟難剝而可以厚下安宅歸妹而可以永終知敝姤而可以施命詰四方略其德之凶危而反諸誠之通復則就天地雷風電木水火日月山澤已成之法象而體其各得之常故乾大矣而但法其行坤至矣而但效其勢分審於六十四象之性情以求其功效乃以精義入神而隨時處中天無不可學物無不可用事無不可爲繇是以上達則聖人耳順從心之德也故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象聖人之所以學易也無大過者謙辭也聖人之集大成以時中而參天地無過之盡者也聖學之無所擇而皆固執者也非但爲筮者言也君子學聖人之學未能至焉而欲罷不能竭才以從遺其一象而卽爲過豈待筮哉所謂居則觀其象也嗚呼此孔子之師文王而益精其義者豈求異於文王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聖人而孰能與於斯讀易者分別玩之勿强相牽附以亂象爻之說庶幾得之

序卦非聖人之書愚於外傳辨之詳矣易之爲道自以錯綜相易爲變化之經而以陰陽之消長屈伸變動不居者爲不測之神閒嘗分經緯二道以爲三十二象六十四卦之次序亦未敢信爲必然故不次之此篇然需訟可以繼屯蒙而訟之繼蒙以象以數無一可者於理尤爲不順故確信序卦一傳非聖人之書而此篇置之不論且上下經之目非必孔子之所立也六經之書在孔子但謂之藝其稱經者始見於戴氏經解之文後人之所稱也其分上下也有二古之簡策以韋編之猶今之卷帙也簡多而不可編爲一故分上下爲二其簡之多少必相稱也上經乾坤二卦獨有文言則損其二卦以爲下篇而文與簡相均下經之始咸恆不過如此而已又以錯綜之象言之上經錯卦六爲象六綜卦二十四爲象十二共十八下經錯卦二綜卦三十二爲象亦十八偶相合也亦可分爲二而均焉者也乃曲爲之說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安所得無道之言而稱之哉父子君臣者自有人道以來與禽獸之大別者此也有男女則有夫婦天化之自然鳥之雌雄獸之牝牡與人同焉者也卽曰夫婦者非配合之謂爾以禮相合之謂也而抑不然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聖人因人心之固有順導之而愛敬之眞不待聖人之裁成若夫婦之以禮相接則聖人於既有配合之後裁成之以正人紀者也故黃帝以前昏媾未正而父子君臣之倫早已大定何得以爲父子君臣俱待此以成而推爲人倫之本邪況所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者又僅自其配合而言乎乾者萬物之資始也父吾乾也坤者萬物之資生也母吾坤也乾坤二十八變而後有咸恆則詎可曰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哉故曰非聖人之書也且欲取卦以象夫婦則泰否爲陰陽內外之象損益既濟未濟皆男女相諧匹之象而奚獨咸恆若曰乾道至艮而成男坤道至兌而成女則損何殊於咸若以男下女爲昏禮之象則恆抑不如益矣咸者感也天下之感豈徒夫婦故爻辭不及焉大象不及焉象言取女亦舉一事以通其餘如屯之建侯益之涉川非必定此爲夫婦也恆與咸綜義實相反如云夫婦必久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徒可暫合而終離乎以咸恆擬乾坤分上下經之首無一而可者也上下經之分文與簡之多少相稱爾十有八象之偶均耳聖人何容心焉故曰序卦非聖人之書也若夫十翼之說既未足據卽云十翼文言一上下彖傳二大象一上下象傳二繫辭上下傳二說卦傳一雜卦傳一序卦固贅餘矣

黃裳　本義云黃中色裳下飾然則象傳所云美在其中者黃爲中豈裳爲美乎衣裳之制衣下揜裳際復有襞積佩帶紳加其上是衣著於外裳藏於內故曰在中黃裳者玄端服之裳自人君至命士皆服之若下士則雜裳不成章美故以黃爲美飾五位中而純陰不雜以居之斯以爲在中之美也

乘馬班如　班列也馬相別而鳴曰班春秋傳有班馬之聲相別則非一馬且非竝駕而行之馬故乘當音剩四馬也一乘之馬相別而行則稅駕之象也故又曰邅如卦有四陰爲四馬或從初或從五上下異鄉故二四上皆言班馬

左次　兵法前左下後右高高者在後據險以結屯下者在前馳野而趨利前左不行則後右皆止不言前而言左者軍雖不

進前軍猶必遠哨以防敵惟左則屯聚以止耳

帝乙歸妹　舊說謂帝乙爲紂父而本義云帝乙歸妹之時亦筮得此爻而後獲祉文王作周易周公繫爻辭與商筮之用歸藏者象占各異安得沿襲商筮以占吉凶況歸妹爻辭亦云帝乙歸妹又何說邪元亨利貞穆姜筮之卽凶帝乙之吉非其位非其時者安能吉也抑按史稱帝乙元妃無子早沒故微子之母爲嫡妾元妃沒乃攝內主而生紂爲適子帝乙之妃旣天而無出帝乙又一傳而殷以喪亡何凶如之安得以祉元吉邪殷之天子皆以十幹爲號其號乙者湯稱天乙又有祖乙小乙不但紂父之爲乙則必有得淑女廣繼嗣以受天祜者非紂父明矣其云歸妹者乃陽下于陰之辭二爲帝五爲妹陽反居中於內陰反正位乎外男來就女之象婚姻之禮至周始定自周以前男來就女如今之贅壻雖天子之貴亦或用此制故曰歸妹言往歸于妹與漸之言女歸者異泰有此象王氏曰女處尊位降身下二是帝乙之女歸夫家非歸妹也

王用亨于西山　文王之稱王周公制禮而追王之文王固受殷鈇鉞之賜爲西伯以事殷終身安于侯服其謂文王受命稱王者乃爲公羊之學董仲舒何休蔡邕之徒曲相附會之邪說宋儒辯之詳矣何本義至此而又以爲文王邪且周人之稱文王必連諡稱之蓋連諡以稱則明其爲追王若舍諡而直言王若書所言王若曰之類則必其王天下者未嘗徑以王稱文王也本義又云文王郊祀于岐山筮得此爻尤爲曲說當殷命未訖之日而郊祀曹操劉裕之所不敢爲而文王爲之乎且升之六四辭亦云然豈文王之亨西山旣筮得隨又筮得升乎況王

者之大祀卜而不筮少牢以下乃筮禮有明文何容爛亂筮之設也人皆可就決疑故曰以前民用卽令文王亨祀偶筮得此亦不可執一事之吉凶以槩天下後世尊卑常變之通用則其爲象非以已占之驗言之明矣謂西山爲岐山者亦非也文王治岐岐山正在其封內不得云西言西者中國之山唯西爲高王有天下者之通稱謂九五西山居至高之地謂上六也卦以陽隨陰爲義上處天位之上人無足以當之者其惟鬼神乎而上六體陰山本地類五以陽剛履中位而曲意盡誠以隨上六故其象如此此以贊九五之德而在上六則爲窮無可隨下聽人隨之象不純乎吉使祀而筮得此爻亦鬼神不康不歆之兆故象傳曰上窮義逾著矣

至于八月有凶　舊說或以八月爲遯卦值位者以康節所傳陳摶之圓圖遯居正西也或以八月爲值觀卦者以魏伯陽參同契之卦氣觀居酉位也二說皆出自緯書京房學宗識緯始以卦配月而黃冠假之爲丹術爲君子儒者所不屑道且以遯爲臨之錯卦觀爲臨之綜卦皆以相反之義言之若以錯綜相反言吉凶則泰當云至于否而凶屯當至于鼎而定至于蒙而亨何獨臨之至于遯觀而凶乎臨六爻皆變而始成遯初二五上四爻變而始成觀相去懸遠不大變不至于彼象爲靜而不變之占何得豫憂其至于遯觀之月邪卦之有錯綜猶人之有生死也豈于方生之時而曰至于死之日有吉凶乎足知二說之皆謬矣八月兌位正西八月秋中兌道之成也臨之內卦爲兌自初至三皆爲兌體而成乎兌者六三之陰也初二以陽臨陰雖體兌而以感應爲道則皆吉者未成乎兌故免乎凶也至

于三而兌成則爲甘臨於是乎凶言有者憂之則可不凶不憂而甘則凶其所必有矣卽爻論象卽卦體以論占明白簡易崇經絀緯則易道大明經之亂識緯亂之京房陳摶之流相襲而成詖辭如此類者不可不亟爲辨正

七日來復　舊說謂自姤而來歷遯否觀剝坤至復爲七日此以卦變徇卦氣而言之也乃卦氣之見於參同契者一卦一月而非一日一卦若卦變則因已成之卦一爻變動如噬嗑之於頤是也一爻移易如損益之於泰否是也未有相反之甚如姤與復而可云自彼而來復卦自二以上本純坤之體唯初爻得陽則來復者自坤而言也坤一變而卽得復故曰不遠復不遠則非歷七卦明矣蓋七者少陽之數坤爲老陰乾爲老陽故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不用七八數至於純坤而無可消矣於是其復速疾而七起焉言日者一晝一夜數極則反之謂積陰至於六日則必復寒暑陰晴之常也而不正之氣化抑不盡然故唯速反於七爲天行之正而唯顏子能見之彼留連於遯否觀剝者蓋迷而不復至於十年而不克者耳卦氣之說沙隨程氏斥其出自緯書是也則又惡足信哉

天一地二　至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五十有五河圖之畫也天地謂陰陽也成變化言乾坤六子所繇成也乾之化爲巽離坤兌之變爲震坎艮鬼神者吉凶所繇兆也吉凶之生有理而不測鬼神之神也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之一三五七九地之二四六八十從其用而言也合則中實而奇分則中虛而偶奇者大而見少偶者小而見多地之三十以分見多其實則少於天三之一也相得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與以得位

各有合者越其位而合三爲一卦也一五七合而爲乾二十六合而爲坤三十八合而爲坎四五九合而爲離一三二合而爲兌二四一合而爲艮九六八合而爲震八七九合而爲巽因其合之象而定其位通其氣相薄不相射以成變化而天地所以吉凶生死乎萬物者行焉此聖人所以因河圖而畫八卦八卦既成又從而兩之以極其所合之變化則六十四卦成而吉凶之幾無不備於其中經文之義盡於此而釋經者未能合圖與卦以求其至當之解乃以意爲推測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既罔所取義苟簡以求通若夫以五行配合而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者不知其出於何人亦不知其何所取義易列八卦八爲八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三聖立教昭然從未有五行之說五行始於洪範

乃言天之所以協民居而爲民用之所需者人君當修治之以厚民生而利其用與變化鬼神之道全無干涉自京房始承緯書之邪說而以五行混入八卦之中以坎離震兌分配水火木金差可成說而易於震不言木於巽言之則亦顯與易背且無以處土而以坤艮當之又非河圖中宮之象據周易方位言之則艮居東北坤居西南不可强合卽以陳摶所譌作伏羲卦位言之則坤北而艮西北亦非土位至乾巽無可安頓之處則合乾於兌以爲金合巽於震以爲木卦之與行或八或五其數不齊則水火獨止一卦餘皆一卦斂零支補乖謬無倫尤爲可哂至云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則使地司生而天司成爛亂天地之大經顚倒莫甚焉此說從無解釋芒然不可分曉唯沙隨程氏周易古占略爲分疏其說以陽起子中陰起午中起數陽從子

數一至申爲九陰從午數一至未而二至辰而十天一子也地六亥也亥子水也地二未也天七午也未午火也天三寅也地八丑也寅丑木也地四酉也天九申也酉申金也其說止此殊爲淺陋其於成變化行鬼神之妙用全無所當至以天五爲辰地十爲卯爲土生成之數尤無說以文其妄陋且十二支而徒缺巳戌尤爲可笑且河圖本晝陽無二四六八十陰無一三五七九而此說以子一丑二寅三午一未二申三夾雜天地互數之愈不成說凡此類皆兒戲徒亂聖經京房背焦贛之師說以崇識緯邵康節陰用陳摶之小道而做丹經遂使天一生水云云之遁辭橫行天下人皆蒙心掩目奉之爲理數且引以證此章之旨是釋經之蠹言道之荊棘也不容不詳辯之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段　策數以二老起算實則二少亦同本義云少陽未極乎盈少陰未極乎虛非也即如其說亦當云少陽未極乎虛少陰未極乎盈　少陰之過揲三十二六之爲一百九十二少陽之過揲二十八六之爲一百六十八合之亦三百六十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二老之數既然少陰之積得六千二百四十四少陽之積得五千三百七十六亦萬一千五百二十蓋起於九六七八九六合爲十五則從此乘之積之無不合也本義疏矣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損其氣盈益其朔虛而定以十二月三十日亦論其梗槩而已康節執此以起無窮之數徒爲玩具於大化固無當也故筮法可取象於厥而不可以筮法限厥之算一行所以雖巧而未盡乎變也王太史肯堂曰河圖之數天終乎九地終乎十相因爲九十虛中而遊四時爲四九三百六十洛書之數四十五實中而建八節四八三百二

十中五八五爲四十亦三百六十太極旬三股四弦五積六三四相引得十二爲月數五六相因得三十爲日數十二乘三百亦三百六十其說亦似可通然皆還就整齊與天行之神妙不合且如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物之數雖聖人不能知約而言之動植而已就動而言之羽毛鱗介羸而已就植而言之草木金石而已細而別之耳所聞目所見者且不可悉數況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其能以數紀之以萬盡之乎易言其象象者彷彿之詞春秋傳曰萬盈數也當萬物之數象其盈天地之間也邵子據加一倍之算法限色聲香味以有定之數豈有當哉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以乾兌離震爲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未生之卦兩端相迎爲次序謂之曰逆云此伏羲之易也勿論遙指一無從授受之伏羲與莊周之言泰氏許行之言神農以壓倒文周孔子者同其夸誕孔子所贊者周易也連山歸藏當時尚存而無所雜引卽使伏羲之易果存亦置而弗論故序卦明以周易之序爲序雜卦亦以錯綜相比竝論一皆周易之次何但於此言先天又不明言而但云順逆以啟後人之疑康節所傳者陳摶以授穆修修以授李挺之者也摶又傳自呂巖乾南左旋坤北右轉乃陰陽交媾之說其坤起正北歷艮坎巽乾兌離震左旋之方位則六壬家正月亥將之次第蓋合黃冠日者之小術爲還丹火候之定局爲君子儒者用以釋先聖之正教不亦過乎誠以經文合筮法之實理言之則數往者順相譬之詞知來者逆正言周易故曰易逆數也逆如周禮復逆之逆謂自下達上也自上而下謂之順自下而

上謂之逆數已然於既往則自上而下如序五帝則伏羲爲一神農爲二至舜爲五又如累十二碁子則以居上者爲一下者爲十二所謂順也欲知將來之吉凶則善惡有基得失有本必從下而上故易卦以下一爻爲初筮法先得初次得二次三次四次五以終於上而數乃合十八變之積以成吉凶之象所謂逆也（如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從下一爻三十六起數卦畫之生因乎數數繇下積卦既成而後成乎象則象自上垂故但云逆數不云逆象如康節之言則象亦逆矣且其以兌次乾者陰自上生而其自巽而坎而艮又自下生兩端交湊於中震巽交媾於內則又半逆半順而非但云逆數矣康節之說求之一部全易無可證據不獲已而曲引此段經文以文其詖辭當時二程子已知其不足學蔡神與熹習葬經習術數乃從而表章之朱子與神與父子交

因爲所惑使周易之大義曰日晝晦艮可惜也

書經稗疏

九族　漢孔氏以高祖洎玄孫之親爲九族蔡氏用之林少穎以爲如此止是一族其說艮然且夫人卽壽考逮有下見玄孫者且以同出高祖三從之兄弟爲高祖之族則必以出於玄孫者爲玄孫之族愈亦遠矣若以與高祖玄孫爲等輩者謂之九族則當云世而不當言族乃一家九輩一時並存亦世所少有所傳張公藝之事亦謂九代不析產非一時同在之謂況史臣所紀在堯未耄期之時其不得有玄孫之裔亦明矣故少穎以父四母三妻二言之而朱子亦以爲然其說本於白虎通與杜預左傳集解今考諸爾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從祖姑族祖姑則是父族六也母之考妣與從母母族三也妻則父

母二族而已其異於林說者本族不與至親不可與他族齒也無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姊妹年與已近女小於已尚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與妻母之母族不與者族愈疏也較之白虎通所說於理爲長

日月星辰　經言日月星辰繫辰於星之後則辰者日月五星次舍之統詞其以治厤則今七政厤所推日月及木火土金水所入之度是已國語記武王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歲木月日辰水星土者言三辰也鶉火張星柳天駟房析木箕尾斗柄建天黿皆辰也而唐孔氏乃曰舉其人之所見謂之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則是以二十八宿爲星而非五星合朔之舍爲辰而非日躔月離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疏可知乃蔡氏因其說而曰辰以日月所會分

周天之度爲十二次則尤爲不審夫日躔與合朔之不齊明矣十二次者孔穎達所謂正月會亥辰爲娵訾二月戌降婁三月酉大梁四月申實沈五月未鶉首六月午鶉火七月巳鶉尾八月辰壽星九月卯大火十月寅析木十一月丑星紀十二月子玄枵也今按此十二辰者日躔之次而非與月會之次也蓋日日行一度則一月之日行三十度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六百七十三分二秒秒母六則所躔之次沿一歲十二中兼氣盈而後可分爲十二也若月行度數厤家自有推月離之術與日躔舛異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日有奇而合朔二十九日有奇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虛初也以冬至日躔與十一月合朔勘之如唐開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未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推本月

合朔已相去二十七度月之會日當在尾十二度又如隋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冬至其時日在斗十二度上溯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八度則月之會日當日躔尾十四度之時而會於析木矣儻以冬至後十二月合朔言之如劉宋元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七日陳太建十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五日元嘉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末太建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太建十年十二月朔日月會於女初度雖同在星紀而相去已遠又如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二十日已未冬至日躔箕十度爲析木之次而十一月合朔之日已亥日尚在斗十五度爲星紀之次則日躔與日月會次原不相侔而已未冬至之日去已亥合朔二十日其日夜半後六刻冬至月去斗十五度二百六十七度有奇日在析木月已在大梁矣此固不可以十二次爲日月相會之度審矣若云日躔者在此十二次而日月會者亦不離此十二次是十二次爲虛設之詞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耶況夫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豈必日月然麻家終不以十二次步月與星者則以十二次之設原因一歲十二中而設分周天爲十二以紀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閏積成月則一年而日月之會有十三次者不可以十二限之況五星之疾遲不恆者乎蓋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與爲會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也而非月與五星及其會合之辰也抑孔氏所云正月會亥辰爲娵訾則又據漢太初訖唐開元冬至日在斗而言爾若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十一月在玄枵十二月在

娵訾正月在降婁迫至元丁丑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歲差卻一度求之訖萬歷辛亥歲已差五度計今冬至太陽所躔已在箕四度則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紀丑正月玄枵子與堯時相去已二舍而較孔穎達之時相去已一舍矣然則穎達以李唐之日躔爲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將來之日躔其亦未通矣乃今之爲六壬之說者不知雨水日在子猶以正月亥將推之求其億中也不亦難乎

類上帝　徧羣神　類之爲祭在周爲祈太祝掌六祈一曰類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師祭者是已又小宗伯兆五帝於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眾以四類爲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代鄭康成以爲日月星辰蓋以事類祈告而非歲事之經祀也周之郊祀一曰禋祀以祀昊天上帝蔡邕獨斷云昊天有成命郊祀之所歌也桓譚武類禡之所歌也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此周禋類告祭之別也今考之經傳陶唐無郊祀之文其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者舜即位以後之事攝政之初自當一循堯制故此於上帝言類六宗言禋然則周之禋非唐之禋周之類亦非唐之類矣類於上帝者即陶唐郊祀之名文質異制名實異稱五禮之沿革蓋多有之不但禋類爲然也虞之祭六宗者周以祀上帝則唐之祭上帝者周以爲師祭亦不足疑固不得泥類帝爲巡狩之告祭也類似也又聚也古以類似爲義天神遠而求之髣髴周以類聚爲義萃羣神而合祈也緣經文言肆者承上言七政既齊之後歲時有恆因以定一歲之祀典則上帝六宗山川羣神次第舉行實非謂舜以攝政故告而祭之下紀輯瑞巡狩封山濬川明五刑放四罪統此二十八載

之政而非一時之事則類豈非歲事之常乎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之異名古今無異詞也偏於羣神而言神其爲天神可知孔氏乃云邱陵墳衍古之聖賢則亂示鬼於神矣羣神者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祿靈星龍星之屬從乎天之類者也示與鬼之不可言神非但其名而已燎瘞沈埋腥熟之物各異焉周大祝之所爲辨六號也今亂地示人鬼於一壇反絀天神不使與孔氏之謬而蔡氏從之亦未顧名而思義矣蘇氏古史乃以類禮望徧合爲一祭神祇雜亂地天交通爲風雨見怪物之精靈亦儼然與上帝同壇合享亂而不經莫此爲甚後世圜丘有列星從祀之壇固不以地示人鬼黷配上帝識者猶譏其非禮況於古之祀典惟宗廟爲有合食而三辰四方羣祀百物各以其利見之時壇於相稱之位物昭其德禮殺其文自非水旱兵戎急遽疾告斷無越禮逾時之祭而雖在六祈之造次者猶必從其方位各爲營兆安有如蘇氏之亂而無別者乎飲客者不以其類則既醉而爭況聖人之以接天地鬼神者乎類於上帝周之禮祀也禋於六宗周之實柴也望於山川周之血祭沈埋也徧於羣神周之燔燎也壇異地祭異時一歲一徧舜攝堯而定其典也

五服五章　蔡元度以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爲五服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衮冕以下至卿大夫服玄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則有大裘而冕益稷篇有十二章蓋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於衣裳至周始畫於旂爲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十章也若唐虞則三辰在衣其登降之數必有不同者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

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諸侯之爵三大夫士爲二故有十二牧屑侯崇伯之稱周官亦云外有州牧侯伯是無公與子男而有牧也卿之號始見於商書則九官者亦大夫而已百僚百工則士也以降殺以兩之義度之蓋牧九章侯七伯五大夫三士二而天子之升以三者取其益隆也若以牧於天子降殺以三準之則牧九侯六伯三大夫二士一卑者數而尊者疏也二說既無可定要必居一於此兩蔡以周例虞不足爲徵而孔氏以天子入五章之數則命德討罪皆言天子制下之事經有明文固不得屈帝服以與其列

三江　經於此言三江後導漢云北江導江云中江傳註家合二爲一故徒滋繁訟以實求之彼云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自上游而言潯陽以西之江也此云三江者自下游而言蕪湖以下之水也知然者以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猶徐州所云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豬而東原平大野者東原之浸三江入而震澤定三江者震澤之源與支流也蘇子瞻惟不知此乃欲以味辨之其亦細矣江水自蕪湖而東其下采石過應天儀眞鎮江至通州入海者所謂揚子江大江之經流也乃海潮之上直至小孤山則小孤東北水勢已平漫特江南有雁山九華諸山麓以東之江北有石鏡巢山諸山麓以東之則岸高而不能旁瀉至牛渚之南敬亭一帶山勢已盡采石北阻不能盡納大江之流而蕪湖東南地勢汙下可容旁溢故分水別注自高淳溧陽抵於宜興之南所在豬積爲丹陽固城長蕩諸湖而注於太湖其一則分自貴池逕銅陵廣德長興而注於太湖水經所謂東至石城縣南分爲二南江又東南逕宣城之臨城縣今青

陽又東與桐水合廣德之桐池又東逕窒國縣南又東北爲長瀆東則松江出焉者是已是震澤三江之首也今其水之逕溧陽者中江之名固存也而既入太湖以後其經流上承中江逕直之勢自鮎魚口經蘇州太倉入海者一江也今婁江其自吳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過松江上海之北入海者一江也今松江自大姚分支過青浦之漵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之黃浦經嘉定江灣自上海之南入海者一江也今東江凡此三江皆太湖之委也委流順則從出之澤亦平故三江入海而震澤以定也史記正義及吳地記之說皆確有可據要其上流則皆自蕪湖東南分大江之支流者也朱子以薛士龍之言爲信與蔡氏所引唐仲初之說要爲不誣故水經亦云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其與後所紀之北江中江相去千餘里强而合之則愈迷亂而不知所從矣若大江自采石東下之經流經不紀者自然之瀆未之加治也

九江孔殷　殷之爲言中也盛也物中則盛故殷亦爲盛也九江孔殷者言九江之流甚盛也所以然者以江漢朝宗九江孔盛文義相連漢合於江江行以緩故九江爲之盛也漢九江郡治在壽州其地則今鳳陽和州是已至隋始以尋陽爲九江而漢地理志云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者則尋陽之小水也漢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望江宿松也若今九江府之德化縣在漢爲柴桑縣然則漢志之九江蓋皖水之源其出有九云尋陽南者縣在懷寧之南望江之北皖自其南而入江也若尋陽記所稱烏蠡諸江則洲渚之分誠有如蔡氏所駁者而晁公武乃云一江而稱九江猶太湖一湖而稱五湖昭餘祁一澤而稱九

澤殊不知昭餘祁者九澤之一或不審而名之曰九湖之有五則長蕩湖射貴湖上湖滆湖與太湖而五本非一也湖本有五澤別有八而九江安得一一也乃朱蔡以洞庭爲九江尤有疑者經云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者巴陵也九江在巴陵之西而爲江水之所經過若洞庭則在巴陵之南江水未嘗過之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亦巴陵也洞庭在巴陵之南固不在其西北亦明矣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初不言九江在巴陵瀟湘之間又經云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經文雖簡而衡山之於九江九江之於敷淺原雖限以大江其山勢必有相因者洞庭之浦東西相去四百餘里山形闊絕不相連接經蓋言衡山自長沙嶽麓而下順洞庭西岸沿石門慈利濱江東北行至荊江口逾江而爲蒲圻與國諸山過德化以訖於廬阜則過九江者非過洞庭亦明矣唐詩落日九江秋註云江自荊南而合於漢沔間者有九一曰川江即大江二曰清江源出施州衛之西至長陽入於江三曰魯洑江四曰潛江出自漢水而會於江五曰沱江夏水也六曰漳江出南漳合於江七曰沮江出房縣八曰直江公安之油水也九曰漢江蓋此九水自長陽而東漸合於江至漢口而後江漢水合則漢陽以南城陵磯以西皆爲九江合流之地江勢大盛故曰孔殷也而此上下三百里間正在巴陵之西北故水經云在下雋西北乃九江之首起於長陽故經云過九江至於東陵而湖北諸山隨江西下放於江漢之間然後逾江而過武昌之南岳州之北於導山之文亦無不合契者斯以爲禹貢九江之定論也皖口柴桑洞庭之釋要於經文無取

泰誓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歲月日時先儒紛訟不一其以爲己卯歲者劉歆三統厤與邵子皇極經世也其以爲辛卯歲者竹書與唐一行也以爲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國也以爲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書也以爲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經文與家語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歲而計之其誣妄不經宋儒辨之詳矣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蓋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於天也文王受命專征伐受於紂也詞同而事異昧者因惑焉其以爲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爲通成君之歲是也文王薨於己卯而克商以辛卯歷年十三嗣子定位於初喪逾年改元或爲周制而武王初立猶用殷質也至於以甲子紀之則爲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據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上推千歲合而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會南斗一度辰星夕見斗二十度惟辛卯歲爲然則一行之精密非劉邵之所能與矣三統厤以文王薨之己卯爲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爲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當王季卽位之十七年己卯歲爲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斗星不在天黿以歲差六七十年一度準之日尙在斗杪爲星紀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則折衷歸一其爲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歲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謂諸家厤以此年二月有閏不知所謂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閏則非己卯亦審閏之積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於建卯之後月無中氣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

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傳十三而舉武王者妄也陳氏謂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誤也文王以己巳歲得太公以爲師其先囚於羑里太公未嘗歸周也以武王生於甲子計之年已六十有六而後邑姜歸焉既無莫年方娶之理若以爲繼室則禮無二嫡諸侯固不再娶斯禮記夢齡之說固不足信武王實不以甲子生而亦無九十三年之壽也至於克商月日之差汲冢書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於周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又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發周之日較之武成亦異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師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爲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莅六師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於周廟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丑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則是年之閏蓋在周正三月之後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後也與朱子所引厥家之言爲殊若如汲冢書之以丙辰爲一月望後之一日則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爲甲子而與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有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爲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爲二十二日則與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則周師起於庚寅歲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武王卽戎於夏正十一月之四日滅商於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豐以夏

正二月之三日祀廟於十九日柴望於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爲一月二十八日甲子爲二月四日既用三統厤所推辛卯爲建寅月朔後一行歷一日而謂建子之月爲二月則以商正紀事而不知史成於有周受命之後稱年而不稱祀則其爲周正無疑也以周正紀事四月爲夏正之二月則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亦以夏時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謂春王正月者其實冬也蓋癸巳爲建子月之四日則甲子必爲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謂日行三十里豐去孟津九百里（孟津縣至西安府八百四十里凡三十日而自豐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則在塗凡九十一日師老糧匱於未見敵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況註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非夏正建卯之二月爲已明徒於春會孟津之下辨其爲夏正之春借註之矛攻註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於孟津之誤不知孔子憲章文武作春秋以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謂春而爲春則朱子之未達而胡氏刱制之說亦非矣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維夏則本非夏而維時謂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爲夏正之四月則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維夏六月暑已極而不當言徂暑也是周之紀四序固一以建子爲春矣若豳風七月之詩以夏正紀時物則以公劉遷豳在夏之世承公劉而用夏爾周師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于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謂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紀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紀歲則孟津之會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年序用漢人已故夏正之時月從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禮謂之十一年亦

可此經文與序竹書與唐厤志異說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漢儒通算文王九年爲武王之年經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冢書丙辰丁巳之訛則皆參差齟齬其誤易見不勞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爲難辨誠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見於國語則十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實辛卯歲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攷於厤而合攷於經而合攷於國語而合斯可信已

玉食　諸家註疏於玉字俱未攷覈但云美食則孔子之食精膾細豈非僭惟辟之食乎食無恆味適口爲美古重八珍然亦士大夫之所公食也天子之食特多太牢酒醴醯醬脯脩稻粱則亦與下等按周禮玉府王齊則供食玉鄭司農眾云王齊當食玉屑鄭康成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唯天子之齊則有之然則玉食者碾玉爲屑以供王之齊食取其貴而非取其美或疑玉剛堅刺齒則亦如服藥然非必飽餐之也唯王爲有公侯而下不得與焉惟辟玉食之謂已今世俗呼白粲爲玉食既鄙陋可笑而操觚家有玉食萬方之云眞不知其何等語也

春秋稗疏

子糾　杜氏謂子糾爲桓公庶兄程子則曰桓公兄而子糾弟史記謂二子皆僖公子程子則謂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者薄昭與淮南王書桓公殺其弟之文也杜氏所云則荀卿言桓公殺兄爭國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經傳攷之則二說皆未得其實胡氏於納糾從公穀不稱子於取糾殺之又從左氏稱子胡氏雜用三傳惟其意以爲去取則是屈古文以徇已意往往有此

淆亂之病聖人立法必無一人而頃刻變易之文既稱糾爲子則納與殺皆稱子矣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之乎子般爲莊公之子以未卽位而稱名實則在喪之孤也叔向對韓宣子謂齊桓衞姬之子有寵於僖確有明證而傳云襄公立無常鮑叔知亂將作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當襄公初立之日使小白爲其子則尙在幼沖且未嘗有申生之釁鮑叔何爲遽奉其子背父而逃其爲襄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糾奔魯傳云亂作乃奔則畏無知而出糾固襄公之子也糾爲襄公之子有繼襄之義故在喪而稱子小白襄公弟也於分不當立故但以名書蓋襄公既弒無知又誅糾以父死子繼之義因魯求入而襄公使民慢虐爲國人所不與故大夫雖受盟於魯而不願戴暴君之裔故桓公入而眾助之以敗魯而殺糾是糾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於分當立而桓公奪之耳若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以其功在天下後世初不以糾之不當有齊而以徙義予之一能徙義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乎

定姒　定非謚也蓋季孫薄於君母哀公或非定姒所出傳謂不赴不祔則亦不謚從定公而稱定姒若曰定公之姒氏耳若以爲謚則襄公之母姒氏已謚定矣茲復謚定姒與皇祖姑同宗廟之中何以別乎

張子正蒙注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

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卽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皐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繇不得不異也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已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

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檃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峯勿軒諸儒逐跡攝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闖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

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志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

有能易焉者也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歿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緜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爲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熾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扁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虞學者之驚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妄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泽水之歧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夫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蒙養以是爲

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

思問錄

內篇

目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義也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則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雖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故曰無思本也（周子）物不然也義者心之制思則得之故曰思通用也（周子）通吾心之用也死生者亦外也無所庸其思慮者也順事沒寧內也思則得之者也不于外而用其逆億則患其思之不至耳豈禁思哉

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兎無角言兎也非言麋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

尋求而不得則將應之曰無姚江之徒以之天下之尋求而不得者眾矣宜其樂從之也

節者中之顯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中者誰之節乎豈天下之有節乎是從其白于外之說矣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張子曰大和所謂道卓矣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參前倚衡莫非節也充氣以從志凝志以居德庶幾遇之闃寂空寄者失之遠矣迫發而始慎之必有不審不及之憂

恃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嘗試之强通其所不通則私故聖人毋意即天下而盡其意知以確然于一則公故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實體之之謂也

意虛則受邪忽然與物感通物投于未始有之中斯受之矣誠其意者意實則邪無所容也意受誠于心知意皆心知之素而無孤行之意故曰無意愼獨者君子加謹之功善後以保其誠爾後之學者于心知無功（以無善無惡爲心知不加正致之功）始專恃愼獨爲至要遏之而不勝遏危矣卽遏之已密但還其虛虛又受邪之壑前者撲而後者熄矣泰州之徒無能期月守者不亦宜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後世學者之通病蓋釋氏之說暗中之以七識爲主死妄本七識者心也此本一廢則無君無父皆所不忌嗚呼舍心不講以誠意而爲玉鑰匙危矣哉

水之爲漚爲冰激之而成變之失其正也漚冰之還爲水和而釋也人之生也孰爲固有之質激于氣化之變而成形其死也豈遇其和而得釋乎君子之知生者知艮能之妙也知死知人道之化也奚漚冰之足云（張子亦有漚冰之喻朱子謂其近釋氏）

佛老之初皆立體而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故其既也體不立而一因乎用莊生所謂寓諸庸釋氏所謂行起解滅是也君子不廢用以立體則致曲有誠誠立而用自行逮其用也左右逢原而皆其眞體故知先行後之說非所敢信也說命曰非知之艱惟行之難次第井然矣

極深而研幾有爲己爲人之辨焉深者不聞不見之實也幾者隱微之獨也極之而無間研之而審則道盡於己而忠信立忠

信立則志通而務成爲己之效也求天下之深而極之迎天下之幾而研之敝敝以爲人而喪已逮其下流欲無爲權謀術數之淵藪不可得也

道遠人則不仁（張子）夫孰能遠人以爲道哉楊墨佛老皆言人也誕而之于言天亦言人也特不仁而已矣人者生也生者有也有者誠也禮明而樂備敎修而性顯徹乎費隱而無不貫洽之謂仁窮其未有之幾舍會通之典禮以遨變合往來之幾斯之謂遠人已耳

吉凶成敗皆有自然之數而非可以人力安排濫于利欲者廓其心于俯仰倚伏之間而幾矣乃見僅及此而以億天理之皆然遂以謂莫匪自然而學問思辨篤行皆爲增益而與天理不相應是以利之心而測義也陋矣故人心不可以測天道道心乃能知人道言自然者雖極觀物知化之能亦盡人心之用而已盡其心者盡道心也

氣質之偏則善隱而不易發微而不克昌者有之矣未有雜惡于其中者也何也天下固無惡也志于仁則知之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然匹夫匹婦欲速見小習氣之所流類于公好公惡而非其實正于君子而裁成之非王者起必世而仁習氣所扇天下貿貿然胥欲而胥惡之如暴潦之橫集不待其歸壑而與俱氾濫迷復之凶其可長乎是故有公理無公欲公欲者習氣之妄也不擇于此則胡廣譙周馮道亦順一時之人情將有謂其因時順民如李贄者矣酷矣哉

外篇

黃鐘之律九九八十一自古傳之未有易也閩中李文利者竊

呂覽不經之說爲三寸九分之言而近人亟稱之惑矣夫所謂吹律者非取律管而吹之也以律爲長短厚薄大小之則準以作簫管笙竽而吹之也且非徒吹之也金石土革木搏拊戛擊之音形模之厚薄長短輕重大小絲之多寡一準乎律言吹者統詞耳文利之愚以謂管長則聲清管短則聲濁黃鐘以宏大爲諸律君故其管必短乃長者大稱之短者小稱之長大濁短小清較然易知彼惛而不察耳今俗有所謂管子刺八瑣拿畫角長短清濁具在文利雖喙長三尺其能辨此哉若洞簫之長而清則狹故也使黃鐘之長三寸九分則圍亦三寸九分徑一寸三分狹于諸律清細必甚況乎律管者無有旁竅頑重不舒固不成響亦何從而測其清濁哉且使黃鐘之竹三寸九分則黃鐘之絲亦三十九絲金石之製俱必極乎短小輕薄革屬腔棬必小音之幺細不問而知矣乃黃鐘者統眾聲以爲君者小不可以統大薄不可以統厚短不可以統長一定之理也今欲以極乎小薄短輕者入眾樂而君長之其爲餘律所奪且不可以自宣而奚以統之邪故應鐘之律極乎短者也以之爲宮則必用黃鐘變宮之半而不敢還用黃鐘畏其偪也使其爲三寸九分則諸律可以役之而不憂其偪何云諸律之不敢役乎且天下之數減也有涯而增也無涯減而不已則視不成形聽不成聲人未有用之者矣故立乎長大重厚以制不踰之節漸減之則可至于不可減而止如使立于短小輕薄以爲之制而漸增之則愈增無已而形愈著聲愈宣復奚從而限之乎故古之聖人極乎長大厚重之數至黃鐘而止爲之不可增以止其淫也由是而遞減之至應鐘之變宮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

初四秒而止又或用其半至無射之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而止下此則金薄而裂竹短而瘖絲弱而脆革小而不受桴雖有欲更減者無得而減也藉令由三寸九分以漸而增之雖至于無窮之長大厚重而不可復止矣樂記曰樂主乎盈盈而反黃鐘盈也其損而爲十一律反也舍聖經而徇呂覽一曲之言亦惡足與論是非哉

易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聖人之德業而言非謂天之有先後也天純一而無閒不因物之已生未生而有殊何先後之有哉先天後天之說始于玄家以天地生物之氣爲先天以水火土穀之滋所生之氣爲後天故有後天氣接先天氣之說此區區養生之瑣論爾其說亦時竊易之卦象附會之而邵子于易亦循之而有先後天之辨雖與魏徐呂張諸黃冠之言氣者不同而以天地之自然爲先天事物之流行爲後天則抑暗用其說矣夫伏羲畫卦卽爲筮用吉凶大業皆由此出文王亦循而用之爾豈伏羲無所與於人謀而文王略天道而不之體乎邵子之學詳于言自然之運數而略人事之調變其末流之弊遂爲術士射覆之資要其源則先天二字啟之也胡文定曰伏羲氏後天者也一語可以破千秋之妄矣

未濟男之終也歸妹女之窮也緣此二卦中四用爻皆失其位而未濟初陰而上陽歸妹初陽而上陰上者終窮之位也離乎初則不能生至乎上則無所往矣周易以未濟終京房所傳卦變以歸妹終蓋取諸此乃以循環之理言之陽終而復之以陽化之所以不息陰窮而復之以陽則陰之絕已曠矣故未濟可以再起乾而歸妹不能此周易之所以非京房之得與也

京房八宮六十四卦整齊對待一倍分明邵子所傳先天方圖
蔡九峯九九數圖皆然要之天地間無有如此整齊者唯人爲
所作則有然耳圜而可規方而可矩皆人爲之巧自然生物未
有如此者也易曰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可典可要則形窮于
視聲窮于聽卽不能體物而不遺矣唯聖人而後能窮神以知
化

唯易兼十數而參差用之太極一也奇偶二也三畫而小成三
也揲以四四也大衍之數五十五也六位六也其用四十有九
七也八卦八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九也十雖不用而一卽十
也不倚于一數而無不用斯以範圍天地而不過大玄用三皇
極經世用四潛虛用五洪範皇極用九固不可謂三四五九非
天地之數然用其一廢其餘致之也固而太過廢之也曠而不
及宜其乍合而多爽也

郊以事天社以事地禮有明文古無伉地于天而郊之之禮天
之德德地之德養德以立性養以適情故人皆養于地而不敢
伉之以同于天貴德而賤養崇性而替情也人同性也物各養
也故無可分之天而有可分之地天主氣渾淪一氣而無疆埒
地主形居其壤食其毛其地之人卽其人之地矣是以惟天子
統天下而後祀天若夫地則天子社之諸侯社之大夫以至庶
人各有置社無不可祀也無不可祀而天子又奚郊邪天子諸
侯自立社又爲民立社自立社者無異於民之自社也爲民立
社天子止社其畿內而不及侯國諸侯社其國中而不及境外
分土之義也性統萬物而養各有方也地主形形有廣狹而祀
因之形有崇卑大小而秩因之故五嶽四瀆秩隆于社今乃牝

立皇地祇至尊之秩而嶽瀆從祀則不知所謂地祇者何也豈
概九州而統此一祇乎山澤異形燥濕異形墳埴異形壚黎異
形草穀異產人物異質則其神亦異矣而强括之以一是爲皇
地之名者誣亦甚矣周禮夏至合樂方澤之說肆習社稷山川
祀事之樂耳非謂祀也後世不察于性情德養之差形氣分合
之理陰陽崇卑之別伉北郊以擬天下伐上臣干君亂自此而
生乃紛紛議分議合不愈慎也乎

從服因所從者爲之服不以己之膺而服之則亦不以己之嫌
而已之兄弟一體之親從乎兄弟而爲兄弟之妻服庸不可乎
若以嫂叔不通問爲疑乃嫌疑之際君臣男女一也未仕者從
父而爲父之君服不以不爲臣不見之義爲疑而已之蓋所從
者義之重者也嫌疑義之輕者也其生也不爲臣不見嫂叔不
通問厚君臣男女之別其沒也從乎父與兄弟而服之以篤尊
親之誼亦並行而不悖矣男子從乎兄弟而服兄弟之妻婦人
從乎夫而服夫之兄弟今禮有善于古者此類是已

月令位土于季夏惟不達于相克者相成之義疑火金之不相
見而介紹之以土且以四時無置土之位弗獲已而以季夏當
之爾其云律中黃鐘之宮既不可使有十三律則雖立宮之名
猶是黃鐘也將令林鐘不能全應一月于義尤爲鹵莽其說既
不足以立厭家又從而易之割每季之十八日以爲土王尤虛
立疆畛而無實五行之運不息于兩間豈有分時乘權之理必
欲以其溫涼晴雨之大較而言之則素問六氣之序以六十日
當一氣爲風寒燥濕陽火陰火之別攷之氣應實有可徵賢于
每行七十二日之說遠矣且天地之化以不齊而妙亦以不齊

而均時自四也行自五也惡用截鶴補鳧以必出于一轍哉易稱元亨利貞配木火金土而水不與貞土德非水德詳周易外傳則四序之應雖遺一土亦何嫌乎天地非一印板萬化從此刷出拘墟者自不知耳

年與日之以甲子紀者皆以厤元次第推而得之月之因乎斗柄時之因乎太陽但取徵於十二次則亦但可以十二枝紀之而已若同一建寅之月孰爲丙寅孰爲戊寅同一加子之時孰爲甲子孰爲丙子既無象數之可徵特依倚厤元初始月時始於甲幹而推爾乃以厤元言之則冬至月建甲子已爲歲首而今用夏正甲子之歲始於丙寅抑甲子之建自冬至始而大雪以後卽建甲子義亦相違故古人於月但言建某枝之月於時但言時加某枝而不繫以天干立義精愼後世瑣瑣壬遁星命

之流輒爲增加以飾其邪說非治厤之大經也

讀通鑑論敘論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婦之與知聖人莫能違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終不與匹夫匹婦爭鳴以曰說爲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習非爲是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則惡不知懲善亦猶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闕而天良在焉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則善不加勸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豈灌灌諄諄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衰貶曼衍長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莊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若華督宋萬楚商臣蔡般當春秋之世習爲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弒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辯也以此義推之若王莽曹操

朱温輩之爲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以詬厲之於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今有人於此殺人而既服刑於司寇矣而旁觀者又大聲疾呼以號於人曰此宜殺者非匹夫匹婦之褊躁孰暇而爲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游辭不能復逞使聖人取中肩之逆稱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謂窮亂賊之姦彼姦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婦之巷議也而又奚畏焉蕭曹房杜之治也劉向朱雲李固杜喬張九齡陸贄之貞也孔融王經段秀實之烈也反此而爲權姦爲宦寺爲外戚爲佞倖爲掊克之惡以敗亡人國家也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後世之驕奢淫泆自貽敗亡也漢高之興項羽之亡八王之亂李郭之功史記詳紀之匹夫匹婦聞而與知之極詞以贊而不爲加益聞者不足以興極詞以貶而不爲加損聞者不足以戒唯匹夫匹婦悻悻之怒沾沾之喜繁詞累說自鳴其達於古者樂得而稱述之曾君子誘掖人之善而示以從入之津弭止人之惡而窮其陷溺之實屑侈一時之快論與道聽塗說者同其紛呶乎故編中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前有定論者皆略而不贅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所繇與胡致堂諸子之有以異也

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審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爲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邪顧以爲笑此既淺中無當之失矣乃其爲弊尚無傷於教無賊於民也抑有纖曲鬼瑣之說出焉謀尚其詐諫尚其譎徵功而行險干

譽而違道獎詭隨爲中庸誇偷生爲明哲以挑達搖人之精爽
而使浮以機巧裂人之名義而使枉此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
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矣蓋嘗論之史之爲書見諸行事之徵
也則必推之而可行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爲便進諫而
君聽以從無取於似仁似義之浮談祇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
則智有所尚謀有所詳人情有所必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興
得爲期而敗興失爲戒所固然矣然因是而卑汙之說進焉以
其纖曲之小慧樂與跳盪游移陰匿鉤距之術而相取以其躁
動之客氣迫與輕挑忮忿武健馳突之能而相依以其婦姑之
小慈易與狐媚貓馴澒涊柔巽之情而相暱聞其說者震其奇
詭歆其纖利驚其決裂利其哃喝而人心以蠱風俗以淫彝倫
以斁廉恥以墮若近世李贄鍾惺之流導天下於邪淫以釀□

□□□之□豈非逾於洪水烈於猛獸者乎溯其所繇則司馬
遷班固喜爲恢奇震耀之言實有以導之矣讀項羽之破王離
則鬚眉皆奮而殺機動覽田延年之責霍光則膽魄皆張而戾
氣生與市儈里魁同慕汲黯包拯之絞急則和平之道喪與詞
人游客共歎蘇軾蘇轍之浮夸則惇篤之心離諫而尚譎則俳
優且賢於伊訓謀而尚詐則甘誓不齒於孫吳高允翟黑子之
言祇以獎老姦之小信李克用三垂岡之歎抑以侈盜賊之雄
心甚至推胡廣之貪庸以抑忠直而慝鄙夫之志伸馮道之逆
竊以進夷盜而順無賴之欲輕薄之夫妄以爲慷慨悲歌之助
雕蟲之子喜以爲放言飾說之資若此之流允爲殘賊此編所
述不敢姑容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順於理求適於用顧惟不
逮用自慙愧而志則已嚴竊有異於彼也

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覈不及者倦過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爲規畫措之科條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詳或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祿之制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夏書之有禹貢實也而系之以禹則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於商周周書之有周官實也而系之以周則成周一代之

規初不上因於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豈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即啟不足之階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孟子之言異是何也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侯王分土各自爲政而皆以放恣漁獵之情聽耕戰刑名殃民之說與尚書孔子之言背道而馳勿暇論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即趨入於死亡三王之遺澤存十一於千百而可以稍蘇則抑不能預謀漢唐以後之天下勢異局變而通變以使民不倦者奚若蓋救焚拯溺一時之所迫於是有徒善不足爲政之說而未成乎郡縣之天下猶有可遵先王之理勢所繇與尚書孔子之言異也要非以參萬世而咸可率繇也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

有伸詘盈爲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蹠盭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井田封建鄉舉里選寓兵於農舍笞杖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襲周官之名迹而適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決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記誦之所得浸使爲之吾惡知其所終哉

文集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者執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惝怳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揚雄荀

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歟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蓏而煮簣以食也

附錄

孫可望分李定國入粵遂入衡招先生先生不往作章靈賦　潘宗洛撰傳

吳逆僭號於衡僞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吳逆既平湖南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守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反其帛　余廷燦撰傳

先生讀十三經廿一史及張朱遺書玩索研究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於暮年體羸多病猶時置楮墨於臥榻之旁

力疾而纂註　王敔撰
行述

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讀史讀註疏於書志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愼搜閱之而更以聞見證之　同上

末年作讀通鑑論宋論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一一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於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　同上

先生淵源家學外開無問業之師從王嶺外永厤實錄所傳之人甚眾行遯而後湖外遺民相聞問者必多而顧亭林諸君聞聲相思見于紀述　羅正鈞船山師友記

鄧湘皋曰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干旌在野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猺峒絕迹人間席棘貽茶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歿後遺書散佚其子敔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　船山著述目錄題識

唐鏡海曰先生通訓詁名物象數辨覈精詳又涉獵釋老莊列知其所以亂道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諮斯其爲有道之君子乎　學案

小識

曾滌生曰先生歿後巨儒迭興或攻艮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

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 船山遺書序

劉伯山曰船山謂頑民既迎周而復叛周者以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託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反覆爲凶德狂愚義正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爲貳臣終爲逆臣此船山所以避僞使之招自全其貞士逸民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 尙書引義跋

船山家學

王先生敔

王敔字虎止船山次子歲貢生稟承庭訓學問淵博操履高潔潘宗洛視學楚南延之入幕與宜興儲大文友善船山遺書得入史館立傳儒林潘儲之力也晚築湘西草堂學者多從之游著有蕉畦字朔蕉畦存稾笈雲草學者稱蕉畦先生雍正庚戌聘修邑志力疾成數帙而卒 參沅湘耆舊集小傳 衡陽縣志本傳

船山弟子

羅先生瑄

羅瑄字仲宣邵陽人船山主其家最久先生弱冠飭於學再試不售卽絕意進取以文史自娛經書多手寫性篤孝父病嗜不粒食畜牝羊五更起取其乳以進父病以瘳事繼母尤以孝稱年六十五卒鄉人私謚曰孝懿 參寶慶府志 國朝儒宿傳

唐先生端笏

唐端笏字須竹一字躬圃衡陽人明季諸生性至孝父母有疾侍醫藥終夜不解帶親終附身附棺纖毫不苟以此見賞於船

山嘗得白沙集定山集傳習錄讀而嗜之迎船山住馭閣巖爲剖析源流示以思問錄內外編周易內外傳知後來心學之謬所著有慚說悔說蓋船山受業弟子中所倚爲奔走後先者也

參沅湘耆舊集小傳　小腆紀傳

章先生有謨

章有謨字載謀華亭人生平力學探古不應有司試寓衡山從船山游訓以學禮歸名其齋曰景船著禮記說約三十卷今佚

景船齋雜記二卷　參章德粲景船齋雜記序

船山交游

周先生士儀

周士儀字令公號蘿園酃縣人寓居衡陽明崇禎中拔貢遭世亂不仕父被虜掠泣求身代卒義而釋之自是閉戶著書作史貫十卷野獲編若干卷船山曾亟稱之晚歲築蘿園語人曰黎蘿吾所甘暮年當益篤耳卒年七十二　參沅湘耆舊集小傳　衡陽縣志

錢先生澄之

錢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晚號田間桐城人少以名節自勵巡按某舊爲閹黨至郡謁文廟諸生迎迓先生扳其輿數其穢行巡按懼不敢較由是名聞於時與吳次尾方密之諸人主復社又與陳臥子夏彝仲輩聯雲龍社接武東林喜談經世之略思冒危難以立功名會南都捕治黨人亡命走浙閩入粵黃石齋重之薦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桂王時擢禮部主事特試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兼撰誥敕指陳時弊爲眾所忌乃歸里與船山出處略同晚廬墓躬耕著書不出卒年八十有二著有田間易學十二卷嘗問易於黃石齋究極象數後乃研求義理大旨以

朱子爲宗又有田閒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
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爾雅以核
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
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
序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
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自謂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
經者而得莊周屈原復著莊屈合注八卷又有藏山閣詩集十
卷文集三十卷參四庫全書提要　先正事略　馬其昶撰桐城者舊傳

劉先生獻廷別爲繼莊學案

船山私淑

王先生文清

王文清號九溪寔鄉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卒年
九十餘著有儀禮分節句讀若干卷以句讀爲主略有箋注周
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以便學者又有考古
源流一書逾百卷稟初散佚復得之猶藏於家參學案小識　四庫全書提要

清儒學案卷八終